

廣吏傳序

史有傳尚矣。顯筆削者，善惡必書，褒貶之旨存焉。况夫體真履規，心不外顧，勵一世於誠，且約至飭於營，菜資祇裊，斥貪泉之飲，懷冰壺之操，良玉之不瑕，狐白之不緇，期以輔化成俗，使後人知所慕鄉。誠所謂舉實廉而天下治，尤不可無紀也。學者研意往課，夷考昔人之行事，見其清而恐人知窮，有所不為，捩竒取穎，哀韓類次，連編溢簡，代不乏人。慨然遠想，如見生面，而聆其音吐思與之方，駕並驚瞻前，在後步趨之不殊。此蜀人費君樞廉吏傳所為作也。斷自列國，訖于五季，精加汰揀，所得僅百數，係之以評論，揚推務中，其實不諛不隱，非內省

於心無少疵類者敢為之乎費以藝學中高第僕雖不  
之識悉其名不虛舊矣友人余君邦式得是傳以示僕  
曰人之所未見也比屬閑令張君維詩為鋟板貽見聞  
願以序為請僕辭曰忝一官幾四紀雖不以賕挂謫戾  
至却暮夜之金瘞後圃之鹿間有所不免於廉實歎焉  
文且不工盍求諸聞人請屢益堅余頃攝邑金華僕領  
郡寄稔聞其廉稱今復與張聯王事于三山任士也然  
則費之書予之尚志張之樂善咸可述也勉陳其大槩  
或自託於不朽云東萊辛次膺序

廉吏傳目錄

成都費樞編集

卷之上

列國

- 季孫行父 晏嬰
- 樂善 關子文
- 公儀休 孫叔敖
- 百里奚

西漢

- 鄭當時 公孫弘
- 尹翁歸 蓋寬饒
- 翟方進 薛宣
- 朱博 貢禹



東漢

吳漢

宣秉

王良

鄭均

孔奮

張堪

羊續

賈琮

鍾離意

第五倫

袁彭

李恂

楊震

楊秉

吳祐

張奐

三國

魏

毛玠

華歆

和洽

吳

陸胤

是儀

蜀

諸葛亮

鄧芝

兩晉

盧欽

阮脩

賀循

陸納

孔愉

謝尚

胡威

杜軫

竇允

吳隱之

卷之下

南史

王琨

王惠

孔覲

褚彥回

裴昭明

顧憲之

阮長之

甄彬

虞愿

范述曾

孫謙

何遠



郭祖深

北史

長孫道生 裴使 袁聿脩 庫狄士文

郎基

隋

骨儀 韋師 侯莫陳穎 梁毗

裴矩 樊子蓋

唐

屈突通 皇甫無逸 李襲譽 蕭倣

張玄素 長孫順德 蔣渙 阿史那社尒

王義方 韓思彥 陸景倩 韓思復

崔玄暉 盧奐 杜暹 王立 裴寬

李尚隱 李勉 薛珪 郁士美 劉晏

朱申錫 陸贄 崔戎 馮伉 韋夏卿

歸崇敬 韋貫之 范希朝 錢徽

李景讓 牛僧孺 盧鈞

唐史傳目錄畢



廉吏傳卷之上

列國

嘗觀周官以六計契群吏之治皆以廉為言天察其治  
而謂之廉則吏治以廉為本也然當是時為吏者不聞  
有可紀之人何也蓋上以節儉化臣下下以行義勵風  
俗人有士君子之行况於在位乎是則人人皆廉吏也  
自周至東禮義廢而廉恥缺上下惟知征利而已其間  
有能不溺於利而正身以正人正家以正國皓然自拔  
於污世者是可尚也作列國廉吏傳

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諡曰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

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  
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  
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為  
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為魯上卿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  
乎文子曰吾以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  
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  
其父孟獻子囚之七日曰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  
布馬餼不過糧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為上大夫

論曰盛哉周家之立基何其久且遠也文王猶卑服后  
妃亦澣衣蓋薄於自奉將以厚民且示後世之恭儉也  
季文子可為無忝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念及國人  
身父兄食麤而衣惡蓋廉者政之本儉者廉之本文子  
之為政其知本歟觀夫莒僕以寶玉來則出之仲孫佗  
能改過則用之其過惡揚善如此然傳載其有舜功二  
十之一殆有其二也夫

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  
力行重於時既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初崔杼弑莊  
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

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  
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慶氏已亡公與晏子邲殿其鄙六  
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  
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殿乃足欲足欲  
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邲殿非惡富也恐  
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  
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福也

論曰晏子事齊三君且為相矣而節儉如此蓋嘗有言  
曰義利之本也故思義為愈蘊利生孽益之以邲殿而  
不受自謂曰幅利世之人但以是知晏子之無蘊利爾  
觀其與叔向相語云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推晏子之心豈徒潔其身者哉  
或曰晏子民之望也信矣

###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虎初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  
立叔向乃召會治兵于邲南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  
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羹與一筐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任君之宇下  
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口晉其有羊舌鮒者瀆貨  
無厭亦將及矣

論曰昔季文子之言晉也以謂晉國大臣睦諸侯聽焉

叔向方會諸侯以平其二心而羊舌肸乃求貨于衛豈不危人之國哉賴叔向反錦而明言叔肸之瀆貨庶不為晉之累然則晉之強弱二子之舉見矣

魏戊

魏戊魏舒獻子之子也獻子為政使魏戊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谷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辯梗陽人論曰夫察獄之際君子之所宜平其心也獻子將受梗陽人之女樂殆鬻獄矣戊使其屬諫而止之以成其不賄之名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戊之為也

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為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真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留



而後使復其所

論曰昔伯夷餓于首陽山之下蓋非惡生也義有重於生者也小人之所寶在貨君子之所寶在義欲以彼之所寶而易我之所寶則是君子得所輕而失所重也子罕以不貪為寶真知義者歟

鬬子文

鬬文子楚人也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三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論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噫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故君子必辨禮義而後受人之祿子文為令尹總國之政四十年矣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儲王且益之以祿而子文乃恥勤民以自封不屑受之賢矣哉

孫叔敖

孫叔敖字艾獵楚人也莊王銳於立功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碍能臣之罪也竊見下里之士孫叔敖禿贏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於是王以車迎孫叔敖叔敖代虞丘子為令

尹始為相時吏民皆賀其父老衣羸衣冠白冠最後來弔孫叔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于獨弔之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再拜曰敬受命故孫叔教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當乘棧車牧馬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曰吾以為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孫叔將死戒其子曰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

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祀後十

世不絕

論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虞丘子之言曰久居高位不進賢能者誣也不遜爵祿者貪也觀虞丘子之進退可觀其所舉矣孫叔之為令尹也與服不飭得失裕然其將死也猶戒其子不受利地觀孫叔之始終可謂無負所知矣

百里奚

百里奚號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車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年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名藏于府庫德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秦者不相杵

論曰昔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堯對曰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觀百里奚之處貧窮也養生者五羊之虞甘自飯牛車下其羞惡之心已行乎所不為所不取之間矣及其相秦而東伐鄭三晉置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將如此之嗇是

蓋能無忘貧窮時爾夫處富貴利達而不忘於貧窮無他在我之羞惡不為富貴利達之所溺也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之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吾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且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論曰昔之記禮者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蓋乘富貴之

資以與民爭利者非所宜為也公儀休居春秋之末去先王之澤遠矣而拔葵燔機之舉傑然見於為魯相之日嗚呼可嘉也已

西漢

嘗謂戰國以來其為士也賤俠揣摩捭闔之術以取富貴惟恐其舌之不利甚者報一飯之德作車魚之歌效鷄鳴狗盜之力尚復有廉耻哉漢興所用皆販繒屠狗逐人論功行封往往有不平之色如蕭何之傑猶或失之買田自汙始為久安之策蓋時未有以導之故也自武帝表章六經尊崇聖道天下士稍稍知禮義羞苟賤自時厥後清介高潔之士有可紀者矣作西漢廉吏傳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少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稍遷至九卿後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其器食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已未嘗召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當時死家無餘財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弘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歷位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對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齊公以霸亦上借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以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遜愈益賢之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

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財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弘力也年八十終丞相位

論曰鄭當時公孫弘皆貴儉畱自將其奉廩皆以食賓客禮賢下士稱於一時誠可嘉矣然當時為大吏好推轂士及援引官屬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而弘為宰相矣雖起客館開東閣訖不聞朝廷間誰為弘所進用者又性意思有隙必報傳稱主父偃之殺董仲舒之徙弘與有謀嗚呼使弘能顯顯進拔一時賢士行宰相之職豈不能作配周公之美哉此清議所共惜也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舉賢良為昌邑中尉始告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全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崇以父任歷位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還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

陽能作黃金

論曰昔者公儀休之家織布好而疾遂燔其機出其家婦蓋思與義不兩立思有重於義則以恩斷義義有重於思則以義斷恩君子處之而不疑也矣東家之棗在衆人視之若不至傷廉而吉以此去其婦豈非義不可輕犯故耶然吉之家世名清廉猶不免鮮車美服過自奉養使人服其廉而恠其奢嗚呼吉之奢雖不害其廉而天下之人每至於害廉者未嘗不以奢也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惜乎吉獨不知此哉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召為博士舉

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成帝時為御史大夫書教十上禹以為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則爭盡力為善貴孝悌賤買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在位數月卒

論曰君子之所謂廉非特不取而已也激濁揚清志在天下其為廉大矣觀禹上書指入穀補吏之弊行職墨之誅期進舉真賢實廉以興至治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禹之心其庶幾焉其後東漢第

五倫以正白見稱袁彭有清潔之美時人皆比前朝貢禹然則禹之大節可考而知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元音况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自以文武兼備延年奇之徙署督郵後舉廉為維氏尉歷官拜徵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為三輔最翁歸

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旌其廉平賜翁歸子金以奉其祭祀論曰尹翁歸自為市小吏能持公廉使諸霍家奴不敢盜權侵法蓋其身正不令而行惡在高官尊爵然後能行其志也暨舉廉入官所至有聲楊雄著書持一代理人物權衡品藻之嚴為漢春秋乃曰尹扶風之潔可謂近世名卿嗚呼雄非矯誣於人者一字之褒豈特無負翁歸一時之清賢實嘉賴之矣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

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汲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

論曰人之貪墨無耻者大抵為家謀而修潔不苟者率志在奉國寬饒既貧窶所得俸錢半以給吏民為耳目其子徒步遠戍至不自恤茲豈為家謀者哉然史官謂寬饒好言事譏刺喜陷人害愚為不然蓋清則必介介則必不容物嗚呼與其清不容物孰若清而不介之為



愈也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奸贓封與湛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之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

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間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及代張禹為丞相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識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煩府功曹受

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癍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洒卿恥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攻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者怨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後厭掾史詈辱從蔡父相形奇之遂去之京師受經積十年以射策甲科為郎河平中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奸利者方進部掾吏覆案發大奸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擢為丞相在位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嘗奏陳咸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執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信咸幸得備

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媮邪臣欲以微幸苟得忘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遂奏免綏和二年熒惑守心帝賜冊詰問方進登位十年無治效即日自殺上秘之親臨弔者數至謚曰恭侯

論曰班固謂薛宣朱博翟方進皆以廉儉至公卿夷考三子行事之迹率以發摘姦贓見稱史傳古人有言曰有諸已然後望諸人無諸已然後責諸人三子者之嫉惡如此非其廉何以能之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利為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論曰為吏之道莫先於無欲無欲則處已也公待物也明教化易行而大將愛之矣詩之甘棠是也朱邑為漢循吏嘗戒其子死葬相鄉曰異時吾子孫不若桐鄉民之愛吾也其後踰百年果奉祀不絕原其當時為政本無他術惟廉平而已何則我無欲則知愛人人烏得不愛之哉

東漢

嘗謂自古中興未有如東漢之治且久也蓋天下之民俗常繫於士而士俗未嘗不因於時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今所謂士俗未嘗不因於時豈為士者視時而上下哉蓋時在天下所以制時者在人君其為士者懷德義而脩廉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以萬鍾弗領也夫時為敦儉而思侈時為尚潔而鄙貪則為士者莫不樂時為用以其常心發為美行清高廉正者進苟賤不廉者退清與濁分廉與貪判有所勸有所激則士俗成士俗成而民俗成矣嗚呼東漢多名節之士維持鞏固以成久遠之治此後世

所共知也所以導而成之豈不在於時邪初光武長於民間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稼穡艱難百姓病害所親見之至天下已定務守勤約身衣大練色無重采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駕鼓車入進寶斂賈賺百金即賜騎士損上林池籟之官廢馳射弋獵之事加以勸業廉善親納風謚故當中興之日有事為之功而時無矜勞要寵之將世有守義修己之臣方投戈解甲以復漢業而興廉尚恥者旋在職位逮其久也流風不替一代名節之士所以扶危持安為世用者甚盛太平之治無愧前朝信有以尊之歟作東漢廉吏傳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光武後為大將軍光武即位拜大司馬漢出常証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以分昆弟外家漢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論曰高祖建業光武中興皆資英雄以成大功然高祖入咸陽諸將爭取秦所蓄珍寶而吳漢為光武倚信獨念軍師在外吏士不足悉以妻子所買田宅分與親黨而主之將臣可以分其優劣矣觀高祖既定天下諸將半以罪誅戮吳漢既死之後帝念其功吳氏之封侯者凡五國嗚呼人之佐主立功亦為在貪賄殖產以為目前之計哉取二代之將考其初終而觀之可以鑒矣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膠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莽擅權常稱疾不仕有辟命固不應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詈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

唐史傳 卷一  
俸輒以牧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六年卒於官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王莽時稱疾不仕  
教授諸生十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  
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為司徒司直在任恭儉  
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  
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  
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  
下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論曰聖人作易貴夫用過乎儉春秋傳以儉為德之共  
故季文子妾不衣帛晏平仲食不重味孔子取之豈不  
以儉故能廉耶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薄良妻  
荷薪史官謂當世資其清人君高其節庶乎得孔子取  
人之旨矣然作論以辯之猶取汲黯譏公孫弘之詐以  
明二子之由於誠夫所為有勵於世行有勸於俗勿問  
其誠不誠可在詩有言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說者  
謂未必有好德之實而但有好德之言則亦錫以福聖  
人予善大抵不責人之備如此且以公孫弘位居三公  
身服布被當特汲黯雖譏其詐秉史筆者獨不思弘之  
心詐善耶弘嘗自言曰管仲相齊三歸反玷侈擬於君  
亦可以度弘之心矣若以為位極人臣無用過儉則季

文子為魯社稷之臣晏平仲號曰民之望亦豈不以儉為本哉

###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王義躬履

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之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類茲異行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論曰伯夷非樂首陽之餓也方且以清矯世使頑者廉懦者立則自苦其身以揚其行所不免焉均委身為傭終使其兄感悟去污而潔嗚呼能自潔者易欲潔人者難鄭君之清施及其兄賢哉

###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

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藏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始藏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禮屬之常迎於大門龐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亘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藏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

一無所受至京拜武都郡丞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為清平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論曰甚矣為天下之害莫大於士無特操而流俗之論勝也方時未定士不修立孔奮立行清潔乃為衆人所笑以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使奮而惑於衆言豈不為之陷溺哉惟其立節厲志確然不為汙俗所移此所以清廉之名近在吏民遠及羌胡皆能道之人也奮非特以正介自守于時士未知所趨嚮則東漢名節之風亦嘉賴之矣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  
祖即位來欽薦堪拜蜀郡太守時吳漢伐公孫述漢軍  
餘七日糧陰其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敢  
不宜退師漢從之反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  
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拜漢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  
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  
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破時珍寶山積捧握之物  
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  
良久歎息拜顯魚復長方徵堪病卒

論曰廉遜之行非所難為也人皆有羞惡之心行之以為  
廉遜惟賢者能勿喪其心耳堪自幼時已推先父之財  
與其兄之子橫而充之豈但修之家而已哉其後居官  
著迹清白蓋推此心而為之耳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趙慈反殺南陽  
守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  
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貧潔吏民良  
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  
潰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  
尚奢麗續深疾之常弊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所前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貲藏唯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續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曰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行而卒

論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輸東園禮錢得拜三公茲為正乎續舉緼袍以示左騶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以是故不登公位續之天節可略見矣嗚呼人之不度禮義而進退者領其胸中本無所守後以妻孥之奉隘其心故耳聞續之風寧不愧耶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遠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

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師為大害者  
簡送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  
曰賈父來晚使吾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為冀州刺  
史舊典傳車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其反垂帷裳以自  
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  
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為  
度遼將軍卒於官

論曰好治而惡亂人之本心也遠方之民邈爾中都為  
吏者貪冒無畏誅求無藝剥膚髓民不堪命則怨叛  
作矣非斯民之喜亂也賈琮為交阯刺史詰其反狀撫  
循人民簡選良吏試守諸縣而部中清明其為冀州刺  
史也褰帷廣察而一道賊吏望風遁去嗚呼得一清賢  
遂能殫叛亂摘姦伏其利顧不溥哉

###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  
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送意封還記入言於太  
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於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  
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畧遠縣細微之  
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  
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天司農  
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

故曰對臣聞孔子恐濁於盜泉之水曹參回車於勝母之問惡其名也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為魯相五年病卒於官  
論曰昔者莒僕竊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之不待越日且舉周公之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賊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賊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夫贓穢之物雖薄入官府然得而寶之豈不為賴姦子意之所以不拜賜也宜哉

###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民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依倫倫築營壁厲眾以拒之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光武召見異之用任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椽吏家資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曾任於是爭賦抑絕吏職參理所舉吏多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年融為司空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冊罷後數

年卒年八十餘

### 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  
為吏竈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進表其有清潔  
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求蒙顯贈當時皆嗟嘆之  
論曰第五倫其真清者乎或問其私有乃言昔有人與  
吾千里馬雖却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  
終不用夫不用其人可謂無私矣而其心之不能忘倫  
猶以為私焉嗚呼人之自欺者幸人之不知身奚領吾  
心哉袁彭既歿胡廣進表其清比第五倫求蒙顯贈觀  
身後之議論可見其人矣

###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初辟司徒府後拜侍御史  
使幽州回圖馮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封奏上肅宗嘉之  
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  
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  
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  
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  
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  
受後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  
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  
獲羗素聞其名放遣之後徙居新安關下捨像賈以自

資年九十六卒

論曰士俗之獎莫大乎公道不明而用情廢黜也恂以清約為時所稱至其奉公不阿禮遺弗講而為竇憲所奏免恂不失為質而竇憲真小人哉

###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震少好學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嘗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為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為太尉數上書斥言嬖倖權寵切齒泉共譖之飲醜而卒年七十餘

### 楊秉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五不惑酒財色也歷位至太尉薨年七十四

論曰殖貨之人要為子孫計矣然傳之一再世安能保其不散乎楊震獨能以清白遺子孫至秉歷仕淳白不少替其家赧然則震之所以示其後秉之所以承其先可謂各盡其道矣此詩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直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

無檐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歷官為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謂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其言曰祐椽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後出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論曰殺青寫書無害於廉而祐諫其父且謂馬援有薏苡之嫌玉陽有衣囊之譏賢矣哉雖然祐豈止有所嫌

畏而然耶觀喬夫孫性私賦民錢為父市衣至不忍欺  
促今請罪是其清德有以感服其心者矣

張奐

傳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  
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  
稷奐聞即勒兵而出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羗豪帥感奐  
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並受之而  
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  
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貪而貴吏清前  
有八都尉率行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  
行後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三州

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  
萬餘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從屬洪農葦陰奪制  
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宏農人焉稍遷  
少府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後陷於黨銅歸田里閉門不  
出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  
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  
百疋奐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論曰夷狄之性最貪悍與還東羗所遺金馬亦能激之  
以義威化盛行暨清定幽并涼三州論功當封以不事  
宦官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乃辭不  
受嗚呼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孟子之不遇魯侯乃



謂嬖人臧倉為能使予不然遇則與之高節其可以作配古人也歟

### 三國

嘗觀漢室不綱三國鼎峙志相吞噬日尋干戈方是時也謀夫勇士爭出智力各為其主用命然以清規廉操見稱於時者無<sup>國</sup>無之豈不以東漢曩時尚名節之士流風遺俗未至泯滅或出於名臣之子孫蓋其理義之在人心者猶存故耶且爰漢中興紹恢前緒惟勤惟約克慎厥始崇經術登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孝章孝明述而繼之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以至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貴衛士皆習孝經句女子弟亦遊太學故教化明于上習俗成於下其清潔高介之士與夫貪鄙汗穢之人公議有所別識衆庶知所嚮背特有一正人則世以為望人有一正言則民以為師指南時俗罔敦輕邊故自孝和以後屢倖專權貴戚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亦既亂矣然猶綿綿未至於顛覆者時則有公卿大夫如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季膺之徒激揚公議於上又覆有布衣之士如范滂許都郭泰融之流扶持公議於下維持鞏固大有力焉還及靈帝之際信倚姦慝諫夷忠良曩日之人材寢除而天下之民望隨失矣於是何進召戎董車乘輿袁紹之徒從而造難乘輿播蕩魏始

以討賊為辭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繼之或憑勳封之  
舊或依葛藟之親倚正傍順三國由是分據嗚呼秉節  
勵志之士固未嘗肯輕為人用也然而三國之君得而  
用之者以我開基立固初不失天下之名義故也作魏  
吳蜀庶吏傳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玠嘗為  
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  
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  
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度  
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之人自治復何為哉初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後卒於

家

論曰有功於國不若有功於民有功於民不若有功於  
教化毛玠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取之以行不以名  
躬率廉儉化及貴寵太祖歎之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  
自治斯可謂有功於教化者歟國賴以治民從而懷之  
矣及頒賜柳城所獲器物特以素屏木几與玠且曰表  
古人之風嗚呼玠所得豈不厚哉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為上賓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歆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故人送之者十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各題識臨去悉眾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公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侯及踐祚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人生口唯歆出而

嫁之帝歎息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太和五年薨謚曰敬侯

論曰歆辭孫權就曹公豈有不義哉賓客故人贖遺受其意而却其金視戰國之士朝縱暮橫以片舌盜人之國而取富貴者固有間矣觀其所舉管寧所友邴原並一時清修高蹈之士歆居仁子之間世謂三友成龍豈碌碌者哉

###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檢素

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入或多今朝廷之  
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  
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絮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  
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  
而為之不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  
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歷官封侯清貧守  
約至賣田宅以自給薨謚曰簡侯

論曰毛玠崔琰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士至以廉節自  
勵士風如此何可疵也洽歆裁歸中庸以矯其詭激之  
行務濟世醇實無使隱偽亦救特之論歟

吳

陸胤

陸胤字敬宗凱弟也吳郡吳人赤烏十一年交阯九  
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  
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  
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後華覈表薦胤  
曰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  
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  
宜在輦轂股肱王室後以

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孫  
權攝大業優天微義至則親任專典機密事上勤與  
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  
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  
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  
細食不重膳極賤貧因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  
蔬飯親嘗之對之嘆息即憎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  
思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嘆曰使人  
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疫疾遺令素棺歛以時服  
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論曰陸胤身清事濟著稱南土史官謂為良牧信矣儀  
平生所為潔然如此既寢疾猶戒身後不使華侈夫  
死生亦大矣而不以為其節賢哉

蜀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  
先主枉駕顧之三往乃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  
也暨先生即帝位策亮為丞相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  
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卒如其所言年五十四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先主定益州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事後至累遷至車騎將軍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論曰仕而不受祿非古之道也亮芝身之衣食皆資仰於官知所受矣至私產則二人者咸不營辦志不在焉故也昭烈之得亮能有葭爾之蜀俾魏不敢窺吳終結和以成鼎峙之業者四十二年惜乎人不勝天大勲中廢使亮無定軍之歸復遂其依主之志則張子房赤松

遊亮定當高蹈其前迹矣

兩晉

竊觀西晉之開基非有漢高帝之規模以懷服天下也東晉之再造非有漢光武之法度以維持後世也而兩晉共一百五十六年亦能保其宗廟不遽顛覆何也蓋清潔特立之士時見用也武帝所用則有若山濤既為右僕射正慎儉約家無嬖媵供養不給无帝所用則有若王導進位司空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舉二子則兩朝亦不乏人矣作晉廉吏傳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

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初仕魏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才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謚曰元文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弟舍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楊蹏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論曰自欽至恒凡三世欽事武帝恒歷事成帝上下垂八十年矣始晉開基既見中興而盧氏之清風凜然不改美矣

阮脩

阮脩字宣子善清言好易老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牽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

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  
無食鴻臚丞羗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論曰人之常言曰廉恥蓋知所恥則廉矣觀阮脩以杖  
頭百錢獨酣酒家為鴻臚丞以就祿其真率不矯飾如  
此至其不喜見俗人不肯顧當世富貴豈其胸中自有  
高致耶故其家無儻食而處之晏然定非汲汲苟求者  
矣

###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  
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重剋不羣刺史嵇喜舉秀才除  
羨陽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取後為武康令政教大行

鄒城宗之然無援於朝夕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  
之召補太子舍人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  
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循移檄于賊為陳  
逆順衆遂遁走一郡悉平循遂還郡杜門不出論賞報  
功一無與焉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史及  
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稱疾不起  
後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  
疾至帝親幸其舟咨以政道循病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林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  
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  
晏開人患之訟於州不納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



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歷位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以老疾固辭時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云尺牀席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為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機同三司太興二年卒謚曰穆

論曰循之始仕也不求課最而在朝亦久無與為援者其庶於進如此觀其檄平逆賊李辰而杜門不與賞功廷尉張閭侵奪市人而望風斂手然則如循者其介之推之人歟尹翁歸之人歟

庾冰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第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軍州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康帝即

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獻皇后臨朝徵冰  
輔政辭以疾薦尋而卒冊贈侍中司徒謚曰思成冰天  
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  
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  
以此稱之

論曰昔者虞丘子舉孫叔敖而叔敖之節果不減於虞  
丘蓋其底蘊已深相知也王導輔晉有中興之功位極  
人臣而倉無儲粟衣不重帛冰始為導所知及導喪眾  
望遂歸冰冰之決大誼立大功居大位咸不亞於導而  
廉貧如此可謂不負其所知者歟

陸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東大將軍武  
陵王掾州舉秀才後為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  
徵拜左民尚書領州中大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舡納  
曰私奴裝糧食米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  
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  
軍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徽不敢問之乃  
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徽遂陳盛饌珍  
羞畢具容罷納怒大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吾素  
業耶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尋遷尚書僕射拜  
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

論曰昔正考甫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其彫銘曰饘於是粥於是以此餬余口嗚呼後之人至盛供帳滿珍羞以待賓客客有賢者豈以此為勤腆耶陸納怒其兒子且白穢我素業夫其家法如此而倣遠之可名不肖子矣其後南梁何遠為武康令公清不阿太守王彬巡縣回進斗酒隻鵝而別彬顧謂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蓋為近代清流欽重如此

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二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未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右水為亂逼愉為參軍不從東遷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為謂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欲以為參軍尋不獲遣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歷位為尚書僕射後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溪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教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人皆

歎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王戎辟為掾累官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再鎮歷陽卒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論曰易大夫之箴君子謂其死不廢禮孔愉病篤遺令鄉邑義賄一不得受茲見其死不傷廉也尚居歷陽一布帳且不以自奉而況其他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高令素毅嘗餽以駿

馬恂不受及毅收受貨者皆被廢黜焉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論曰夫與國有肺腑之親鮮不以矯恣取敗如王敦之窮奢極侈寵厚恩踰弗知保守卒不免自貽夷戮恂以外戚立朝素毅以駿馬為餽初必投其所好恂能却之潔然不為之玷于時宮掖之內豈不有光乎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乃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為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

順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謚曰烈

論曰威自蚤年得俸絹於其父猶詰所從來不敢苟得如此其處辭受於他人可知矣其言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夫知不知亦未可較優劣由言以考威之心豈修廉隅以徵名當世者歟

### 杜軫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軫師譙周博涉經書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

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

論曰軫豈但却遺賂著廉稱而已其為尚書郎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此在晉世清談之日有補治理與李驥同號曰蜀有二郎可見當時朝廷之望矣

### 竇允

竇允字稚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豐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秦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豐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

是輩當擢用使至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于官

論曰先王用人初無流品之異其有賢行則不以人而廢其行西漢田延年用尹翁歸於小吏終以廉潔為當世名卿知此道也竇允出寒門少仕縣及為謁者乃以清白蒙詔旌賞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者視允輩寧無少愧哉

###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清和平簡貞白寡欲愍帝徵為尚書左丞未就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

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系如才五鼓鷄鳴天欲曙節候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之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攸每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卒贈光祿大夫

論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守攸在吳郡雖俸祿不受唯知飲吳水而已行過乎清無害大節也時郡飢攸發倉賑民輒不俟報其施設不自避如此蓋有志於守道者然猶不勉欽媚權貴度攸之心亦孔子所以處南子陽虎之類耶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人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至韓康伯與

之鄰居後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  
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入居清顯祿  
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廣州色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  
疫人情憚焉唯貧婁不能自至者求補長吏故前後刺  
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  
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  
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  
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  
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  
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  
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  
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家行薦於閨門清節厲乎  
風霜寔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廣州刺史吳隱  
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已潔素儉愈魚食夫處可欲  
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響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草  
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謁前將軍賜錢五十  
萬斛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  
子曠之戰沒城遂陷為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  
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  
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



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  
後遷中領軍清儉不草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  
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  
常布衣不完妻子不需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  
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進贈左光祿  
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故事及於身沒  
常崇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  
為右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  
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  
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隱之  
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  
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  
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論曰隱之之門以廉慎潔謹為法傳子及孫其風不替  
美哉原其所以然蓋常散祿廩甘貧乏惡衣惡食不以  
為耻而以其子若孫安之久矣夫乘富貴之資盜民之  
財謂為子孫遠圖者其愚也哉

廉吏傳卷之上終

廉吏傳卷之下

南史

嘗謂清修高潔之士何世處無之然求用於時委身為吏亦必其國有道不為己辱則彼將輩出而為用矣晉自渡江國勢日削禍亂相仍以召權臣之策于時宋高祖奮臂草野誅鉏姦克<sup>并</sup>興晉室垂二十年然後因天命受晉禪觀其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東征而慕容超橫潰南伐而盧循殄滅西獲譙縱北縛姚泓遂使旃裘震讐華夏情舒繼以文帝惠愛勤約幾臻承平以成一代之治故南國四朝為宋齊梁陳而吏以廉稱者惟宋最盛其餘則國體世俗鮮有足道嗚呼觀人材之衆寡亦可

廉吏傳 卷下 一  
畧見矣作南史廉吏傳

王琨

王琨華從父弟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後為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當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卒年四十八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

難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所以惠居之少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為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皆是也先鑿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入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

論曰嘗聞清潔之吏必有所守局有所守則不撓於權昔曹魏時毛玠以清正典選舉文帝屬所親眷玠確不納果不撓其所守也史官書王琨為吏部郎貴要多所屬琨請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更有所屬琨執不許惠為吏部尚書人有與書求官

者得即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二王其毛珎之流歟  
使百官執事人人如琨惠之潔則天下何患其不理此  
君上所宜留意也。

### 孔覲

孔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  
書早知名性真素不喜寶玩服用時吳郡顧覲之亦尚  
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覲弟  
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  
重十餘舡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曰我比之  
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曰汝輩忝預士流何  
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安先是度微之為御史中

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冠器用莫不麗罕蘭臺  
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逢首縱帶風貌清  
嚴皆重跡屈氣莫敢欺犯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  
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  
百錢道存感覲甚之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  
之曰我在彼三載未嘗一日不辦有路糧即至彼未幾  
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  
米上水者都下未貴乞就貸之不聽乃吏載還

論曰王惠清修而鑿好聚歛劉覽高尚而孝綽賊墨南  
朝士論且深惜之金昆五友並秀一門誠不可多得也  
家世清約孔愷有稱而道存微營利謀食為覲之恥至

焚其輜重部其餉米夫有兄如此而不少薰其清德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褚彥回

褚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聞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其人懼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齊高帝受命加彥回尚書令時淮北屬齊南無鯁魚聞有得之者一

枚值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鯁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耶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嗽之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謚曰文簡

論曰彥回悉推財於弟而獨取書數千卷其趣尚固自高遠矣袖金求官賣餉取錢彼何人者乃敢以是相浼耶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

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王有須一禮  
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  
府豈以鴻都之事抑累清風齊永明三年為始安內史  
及還甚貧蔡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  
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  
人生何事須聚畜~~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  
聚彼散居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  
二年卒

論曰韋賢有言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昭明其  
達此者歟夫志趣鄙陋之人聞此言也未必不嗑然而  
笑之且彼之與此莫非所~~遺~~後人惟君子能擇其久

遠之業而用之爾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晞神  
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  
清儉強力為政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為~~頌建康謂  
其清且美焉後任齊~~在~~位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  
中宋時其祖凱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  
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  
無~~存~~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卒於家

論曰宋世清約唯頌推凱之孔覲二人時凱之於吏部  
植嘉木期憲之異日為此職後果如其言夫為善於人

責報於天誠如此其驗乎斯足以清吏之勸焉

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聞名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  
母老求補襄垣令背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  
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比前去官者則一年秋祿皆入  
後人始以元嘉宋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  
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  
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  
省誤著屐出閣依故事自列門下以闇衣人不知不受  
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悔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  
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政者咸利之文帝深情之曰景

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論曰右者制圭田以養廉其名為圭者取其潔也後之  
仕者如賤高趨市惟恐緩期不得乘其錐刀之利至為  
科法以限之長之先期解印綬使秩祿屬後人豈非廉  
者然後能推遜耶

甄彬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  
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  
還寺庫道人驚云這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  
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  
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

唐史傳 卷一  
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孟州刺史  
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  
以慮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  
屬由此名德益彰反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論曰昔者鄭子真耕于巖谷之下名震於京師人之為  
善焉有隱而不彰者乎甄彬還金於鄉寺而知取於冕  
旒榮哉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賚中  
庭橋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家人皆異之宋  
元嘉中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

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罷之郡舊出髡地膽可為  
藥有遺愿馳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後歸者至再  
時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世傳清廉  
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  
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道風易  
遵差得無事褚君嘗詰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  
埃有書數卷秀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  
床而去

論曰褚君回一時清流而歎伏虞君之清如此愿之為  
人可知矣

范述曾



范述曾字穎彥吳郡錢塘人也齊明帝用為永嘉太守  
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  
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恩示  
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  
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  
召為游擊將軍郡送故禮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  
白銅未火籠朴十餘杖而已述曾平生所得俸祿皆以  
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立師  
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  
庫券帖當以時比述曾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  
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稱為神明  
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常以威力  
鎮之謙將述職救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  
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  
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  
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  
恩大著齊初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  
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  
出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寓止烏謙自少及老歷二縣  
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除屏風冬則布被莞

席夏日無悒悵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卒年九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梁武帝踐阼為武昌太守遠性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鎖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當盛夏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賊就測立三七

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節廉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近代未之有也遠在官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考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歎郡見可歎終不受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始為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遠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

一縑衆共伺之後以疾卒

謝曰東漢大將軍竇憲將兵出屯所至州郡悉修禮遺  
惟張掖太守李洵以清不阿為竇憲奏免何遠以廉正  
舉職在武康令時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獨武  
康談糶水而已彬去更與盡歡嗚呼郡縣禮遺供帳之  
屬一出於公家緡賜則可在上位者若踰法制責之彼  
守令何從得之是驅而相與哀削耳賢者肯為之哉此  
君子所以稱遠之清正而尤多彬之不屑責於人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用為南  
津校尉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至南

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執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  
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郡  
陵王太子啓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  
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菜食不過一由肉有饒  
餉一清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贖而徇  
衆朝野憚之絕于下請

論曰疋帛與餉瓜之德近乎傷惠然祖深行事之  
始終蓋非惠而不知為政者

其末

竊觀拓跋氏本居朔野有國久矣自道武乘燕京之哀憑  
陵中夏吞并北冀數千里之地掠而有之國始號魏明

元大武繼之土地益廣東至海岱南包荆豫西達於關  
北逾於大漠其後魏折東西傳於周齊世代綿久乃  
能與<sub>漢</sub>表抗分南北何哉蓋自孝文崇飾儒雅興禮作  
樂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厥後風聲文物遂與南土  
相輝孟子曰歸斯受之而已于時懷材勵行之士不苟潔  
身而亂倫者亦何義不為魏齊周之臣乎作北史廉吏

傳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高從子也忠厚篤謹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  
為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  
尤廉約身為三司而<sub>衣</sub>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

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  
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  
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  
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  
時機為將有權畧善待士眾帝命歌上歷頌群臣曰智  
如崔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謚曰靖與父嵩俱  
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論曰昔吳漢事光武嘗出征妻子營田宅漢命分與親  
黨無留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以家為道生為將可  
無愧於漢矣得以廉聲登之歌頌豈不美哉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南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後事周文帝為河北郡守俠躬履素儉愛人如子所食唯菽菜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千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漠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為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正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主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以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若若此欲何為也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太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唾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周孝閔帝踐祚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擷數旬之間姦盜畧盡轉工部中大夫有犬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伍伯萬俠嘗

過疾沉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因以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散十朝疾愈比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陝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千頃奴隸耕耒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正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論曰俠在郡而民歌之入國而君賞之發植姦伏而吏畏之忘身向公而天祐之豈他術哉俠嘗曰清者蒞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基蓋其所以終身行之者此言也

袁聿脩

袁聿脩字叔德齊天統中詔與趙郡王獻等議定五禮出為本鄉信州刺史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通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脩為尚書郎斗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由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作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

唐史傳 卷一  
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後入周任  
隋為熊州刺史卒

### 庾狄士文

庾狄士文字士文父干士文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  
狎在齊襲父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  
未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  
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  
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  
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  
境凡有出入皆封緘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吏嚴  
肅吏人收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

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  
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及餘無  
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諛諛長吏  
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牛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  
戚相送哭散遍於州境至則死者十八九其後唐君明  
為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sup>志</sup>惠而死家無餘財有  
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瞻之者

論曰士文以子啖官厨餅獄之近乎賊恩矣其發擿姦  
賊雖尺布斗粟無所容貸流放者至千人亦過矣蓋魏  
齊世居官者不免以餉遺交通想士文有所激而為此  
耶反其憤死家無餘財親賓無有瞻其子者後世庸人

必謂士文獲報如此嗚呼孔氏以儒窮後之君子不廢為儒顏氏善而天後之君子不廢為善且以孟獻子之為父子服定之為子方季文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子服譏之其後文子以告獻子囚之七日卒能改過為魯上大夫是則士文之獄其子亦獻子之愛其子也至夫干人者豈盡士文之讐怨哉非讐非怨而獲罪者公也士文之心則正矣天道豈禍正耶特當時親賓無賢者爾

###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齊天寶四年除海西鎮將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棻文宣外

弟楊州刺史郭允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賊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謚曰惠論曰後漢吳恢守南海欲殺青簡寫經書其子祐諫止之祐非謂害廉特畏竹簡有蕙苙之嫌爾後世用帛則異於竹簡矣此基之所以不嫌也然以木枕之微基猶以為不瀆作其他可知也已

### 隋

晉失其鹿南北分裂至隋開皇中區宇混一人心之望



治者如渴得飲故豪傑有志之士空然歸之而清廉者亦遜其間惜其功淺德薄規模不宏遠而仕之可書者不過數人矣作隋廉吏傳

骨儀

骨儀天竺胡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嘗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貸公行凡當區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

論曰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禮義廉恥之行在人而主之者在國家若朝政失其紀則士夫亦變其節矣嗚呼隋至煬帝之時濁貸公行樞要之家攫金無憚是隋之政紀已無矣不滅亡何待哉骨儀是特為獨清之人帝雖嘉之然一木之枝安能效其力於顛覆耶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齊王憲為雍州牧引師為主簿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

論曰軍旅之會廉士難其人矣高祖平陳韋師以掾主府藏秋毫無欺且是時非有簿正防檢而彼有所不為

庶幾傳 卷下  
可以見其所守矣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高祖受禪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累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治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反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煬帝時復拜南海太守卒

論曰治亂之幾甚於反掌清吏基治汙吏階亂之勢必然也昔在東漢以在位侵削而交趾怨叛用賈綜為刺史而部中清明隋以嶺南守令多貪鄙而蠻夷怨叛用穎為桂州總管而還以鎮伏嗚呼清汙之吏利害邈然惟朝廷清明紀律振舉誅賞有章遠方承法則怨叛何患哉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高祖受禪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鈔者為豪雋由此逼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

等以此相減不可勝數今時此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  
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  
徵為散騎常侍煬帝即位遷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  
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  
衡代之毗憂憤數月而卒

論曰夷性最貪動相吞噬毗之在郡躬履清節諭以至  
言而彼皆感悟其化深矣然宇文述私役部兵毗劾其  
罪坐是忤旨憂憤隨身嗚呼嘗聞人亂治之以兵兵亂  
治之以法法亂則無可以治矣觀隋之賞罰如此欲不  
滅亡難哉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煬帝即位進位右光祿大  
夫于時皇綱不正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  
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矩守常無賦穢  
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史官曰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  
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  
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  
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  
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論曰矩遵素守乎宇文述虞世基群汙之中取一時  
之清譽為得之矣然君子所貴乎廉者為其視外物輕  
不以利自累則出處裕然其出則如東漢楊震李固輩

奮不顧身有力國計其退如則管寧在魏陶潛<sub>在宋</sub>身  
退名全清議亦歸一出<sub>一處</sub>大抵不踰此兩塗為善也  
矩既有清節<sub>不</sub>望風肯與特消息後仕於唐而史官  
以謂其姦足以亡情其智反以佐唐是則前日之清修  
亦何所施乎哉此非廉之罪以其道不足故也

###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煬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  
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  
子蓋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導  
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  
能治績克彰課最居首凡在厥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

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  
金紫大夫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  
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  
公清定如此否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正是小心不敢  
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乃下詔褒美進右光祿  
大夫太守如故子蓋無他權略在軍將重未嘗負敗蒞  
官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思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  
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 唐

歷觀前代類有直賢碩士可紀於時然未有如唐之得  
久為最多何也蓋唐選舉之法科目不一如秀才明經

俊士進士之類則有司常選歲有定舉與志烈秋霜賢良方正達於教化詳明政術之類則天子自詔號為制舉其吏部錄選也則嚴保識之官而刑家之子工賈異類悉不得雜亂士流又擇人之條取以回事而身言書判咸以德行為先下至蔭補齋郎猶以清官子為之其法已自善矣况三百年之間其時君賢否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其開基創業得太宗英明之至行仁義以致太平故後世賴之易以持守焉嘗為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散矣夫朝廷之上既有旁搜廣取之法而又有至誠責寔之意則凡中此選者何

啻拔十得五有苟賤不廉之徒固難自肆於時則清潔之士恐得不泰然獲伸其志哉故唐之科目得人為盛其不由科目進者亦一時忠義豪傑之士也作唐廉吏傳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清無所回縱煬帝南幸留鎮長安高祖起被擒帝勞甲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持資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卒年七十二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寔貪歎追李弘節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辨清白死不變者屈寔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白存審其清者不加郵疑其濁者非所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通之清益顯云

論曰士大夫尚節義要其始終不渝在於檢束其家人無自取玷而後可李洪節以清慎顯既歿之後其家賣珠太宗疑其寔貪劉崇龜姻舊不可干以財既歿之後其家有鬻珠翠者由是名損此齊家之道不可不慎也屈突通三子赴調共一馬其清節益著視漢楊氏可無

愧矣

###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本隋勳舊高祖尊遇之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有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蹤讀數千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

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官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都<sub>檢</sub>刺史多所黜陟召為太府卿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餘厚于宗親祿原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sub>檢</sub>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之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蕭倣

蕭倣字思道大和中擢進士第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藥倣知趣市還之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教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sub>檢</sub>倣乃止

論曰東漢吳祐諫其父不寫書北齊卽基在官頗寫書然皆以廉得名然則繕補殘書亦無損於大節也倣子廩且引嫌諫止豈不以南海珍奇所聚之地不可不慎耶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嘗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太宗即位問以故玄素亦數有諫諍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每歎曰此人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長孫順德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也初仕隋亡命歸太宗有佐命之功為左驍衛大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奏帝曰順德元

勲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改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為澤州刺史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後為良吏

論曰君子小人豈天與之名而不可易哉禮義本無私也違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是故聖人貴遷善改過推恕以待天下不使之一跌而遂為小人終不可回也順德貪冒更賜之帛以媿切其心後果易志遂為良吏昔許圍師為相州刺史有受賕者圍師不忍按



但賜青白箴其人自愧亦修飾更為廉士嗚呼去小人而為君子果可以勉而至之捨穢趨潔夫人何憚耶且太宗嘗疾貪吏欲懲艾之乃間遣人饋遺諸曹一夫受嫌怒欲殺之裴矩謂不可給人以行法帝乃止至順德受賕既有為司劾發帝以勲減不其罪何耶愚竊謂人之有過當其未露則可責其改既已發矣則有法存焉受饋嫌者尚欲罔之以罪而在有司者乃吏賜之以帛何太宗之英烈而有所蔽如此夫法為至公天下共之也非一人之所能私也順德勲戚法在所議豈可置而不問耶雖然順德之折節勵志不負曲恩終稱循良亦可書也

蔣渙

蔣渙父挺歷胡延二州刺史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貽書以報其副挺卒漢與其兄洌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洌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

阿史那社介

阿史那社介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敗如禮治象十年無課歛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洲詔尚衡陽公主為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

廉吏傳 卷一  
介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  
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嘗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孝  
恪之在軍中惟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介不受帝聞曰  
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

論曰社介本番將入朝著忠義勇方在戎狄中不厚  
賦以自奉且謂部落豐餘於我足矣及其仕唐不替初  
終之操以功為天子倚信列名青史亦可嘉哉

###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  
昔自言父官遠方病且草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  
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

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  
之姪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  
今感知已故也義方嘗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廷中  
樹乃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庶  
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嫉惡不  
容于時既死門人負半千何彥先行喪時松柏家側三  
年乃去

論曰南史顏延之嘗買田不還直後為御史所劾大抵  
苟利昧得之徒不有街策以制之無畏也義方買第之  
後因愛廷木復召主人償之錢其不貪如此觀其徵時  
已能解所乘馬以周人之急蓋輕財重義久矣又烏貪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  
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權第授監察御史嘗使并州司  
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為  
請而免後思彥遂以諧出為山陰<sub>水</sub>初尉達敬德子姓  
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  
官閱月自免去後復<sub>召</sub>名歷官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緡  
二百匹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為受一匹命其  
家曰此孝子緡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又去朝  
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sub>詆</sub>外戚擅權台惡之被劾云負

氣不可用遷賀州司馬卒

論曰嘗見韓思彥舉志烈秋霜科牛僧孺舉賢良方正  
科二人皆以廉節有名於唐然思彥嘗劾武惟良之賊  
力誅武氏族擅權終以散官廢死誠所謂志烈秋霜矣  
而僧孺交結李宗閔相為朋黨起緡紳之禍四十餘年  
其可謂賢良方正也哉嗚呼惟君子而後有終焉

陸景倩

陸景倩元方子也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覆州縣殿最  
欲必得寔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  
也

韓思復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山縣男思復少孤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歉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汴州司戶弘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後歷仕至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云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舉明經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廬有賢操常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官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

究所從來必出於原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六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賜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以誅婁臣封博陵郡王會賧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玄暉三世不累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群盜皆自遠會食無他爨與弟昇友受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進仕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

論曰春秋之時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逮將隱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嗚呼母而不  
遠於此介子未必獲全其高節也君子於是賢之元稹  
之母知義方愛子之教且曰若今為吏不忠清無以戴  
天履地再識吾意厥後元暉能立功名於一時無違教  
也盧母之語其同於不朽矣

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兵  
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壞  
恠前守劉巨鱗彭朶皆以賦敗故以奐代之汙吏飲手  
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下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  
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論曰廣州貨珍之會汙吏至是類快其欲地有名貪泉  
者其來舊矣欺可觀風也奐之清節遂與當代宋璟李  
朝隱齊名晉有吳隱之宋有王琨不獨擅南方之清議  
矣

杜暹

杜暹濮州人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  
番贖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  
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泉  
安勸孚以狀言執政繇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  
監察御史覆屯積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

可汗刺史邦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  
騎施帳芄潔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  
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理幕下已出境乃移文昇取  
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  
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在使安西虜伏其清  
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進禮  
部尚書封魏縣侯卒謚曰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  
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  
清勤約自將疊疊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  
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  
素志云

### 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止獨屬文  
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為考功員外郎考  
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寔材登科  
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  
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久之為黃門  
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重其選以草頽  
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  
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徙禮部尚書致仕  
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  
既老藥餌不能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

唐史傳 卷一  
三  
祿以旌潔吏天寶二載卒

論曰開元之政最為責實故治臻隆平如丘之廉貧既休致矣猶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斯可為治世之典也歟

### 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上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諸訪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

悼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在詵曰受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為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卒年七十五

### 季尚隱

季尚隱其先出趙郡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

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遂用三年負闕材廉者乾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後為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尚隱凡入御史府輒絕惡吏不以殘摯失名所發當也素議歸重仕宦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年七十五謚曰正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府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後拜嶺南節度使居

官久未嘗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亳節度使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謚正簡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吾墓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請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論曰廉貧之節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難何則非素習



也歷觀前代惟漢唐宗室之賢為最多其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觀其在靈武時劾大將背闕之慢肅宗乃知朝廷尊嗚呼宗子維城勉之賢於城遠矣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廨役珏至悉條去之袒入羸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德初宗命使

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庶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河南京兆尹卒年七十四

論曰先王之時碩德美行人皆有之而譏沮之風不作於世何哉賊賢害能必殺無赦故也薛珏之潔乃為上位所惡誣之以罪是無法也未幾諸使參舉乃復進用觀風之任其賢不肖于此分矣

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相與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矣後為河南尹檢校工部

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  
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格人困甚士美至悉  
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  
餉才兵士美曰卒衛于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  
罷之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

###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  
行在授大子正字時辨神童後數領諸道度支鹽鐵轉  
運鑄錢租庸常平等使凡佐軍興寔國用歛不及民而  
用度足所居脩行里粗糲庖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  
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始楊炎為吏

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而炎坐  
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先以誣罪貶晏忠州刺史以晏所  
素憾庾準為荆南節度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  
又蒐卒擅取官物習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  
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為寃時炎兼刑定使  
議藉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  
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論曰史官謂劉晏因平準法制萬物低昂常採贏資以  
佐軍興唐中債而振晏有力焉而居室秋隘飲食儉狹  
死之後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其廉亦至矣然晏  
嘗饋謝四方名士凡有古者悉以利啖之使無得以訾

短是晏能廉於臨財而不能廉於取名乃區區持利以  
結人期固寵保名嗚呼惜哉

###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擢進士弟文宗時轉中  
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  
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  
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京兆尹王燾與謀而漏泄守澄黨鄭注得其謀  
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典吏脅成其罪  
初議抵死朝臣力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稍悟乃  
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百人天下以為寬初

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賂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  
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  
書朝野為之咨憫大和五年為宦官為陷七年感憤卒  
有詔歸葬後因李石延吳召對從容為帝言原雪之仍  
追復舊官祿其子賜謚曰貞

論曰治亂安危之所寄誠在於貪廉之人一用一捨之  
間爾宦官王守澄之姦亂文宗初委宋申錫懲刈之既  
又倚鄭注以圖成功旦申錫激節守正却謝賄遺帝嘗  
察其忠厚可任固為得人矣而注本挾藝術附守澄以  
進藉權依寵專鬻官射利貪沓無厭然則若注等輩果  
可倚以心腹邪抑嘗考之唐祚頹覆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閹寺專權，倒持國柄，自天寶以來，訖于太和之際，既百數十年矣。在明皇時，則高力士引用安史等以召危亂；在肅宗時，則李輔國、馮籍功勞，以擅國政；在代宗時，則因程元振之用，賞罰任情，致吐蕃犯關而方鎮之兵不至；德宗時，則因用竇文場、霍仙鳴等分統禁旅，致專制閭外，而王師屢戰無功。甚者至於門生天子，黜陟朝臣，綱紀總於百司，予決擅於制敕，盤根固抵，歷十數世，終以覆唐社稷。而後已，是則文宗之世，欲鉏而去之，其為力固不易，而乃使鄭注、小人參預，其間其敗乃公事必矣，可不戒哉。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可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賞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史官曰：「德宗之不已，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言及已，平追仇，盡言怖然，以諶倖，遂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贊邪？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之祚不競，惜哉。」論曰：陸宣公一代之儒臣，當時陳論與其行事之迹，後

世所共知也今錄其不受餉一節并取史官之贊附之庶見其梗概焉

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憲宗稱戎才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劔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薑竿錢當賦者率三之一以準緡布優其估以與民縷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去及召吏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交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

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眾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主兗州鉅減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

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欲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獎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鴛鴦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黨授之使轉相教督官至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  
賢良方正皆策高第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  
嘗受人金有所於請內夏卿懷中夏卿敗懷不受曰吾  
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我執誼大慙官至  
太子少保

###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多識容典天寶中舉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  
里者復策高等為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  
敬極陳生人疲弊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兵而可用大  
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帑祭冊立浙羅使海道風濤舟幾  
壞眾驚謀以單舸載而免荅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  
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  
崇敬囊橐惟衾衣束夷傳其清德後年老以兵部尚書  
致仕卒年八十八謚曰宣

### 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以諱字行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  
賢良方正吳萇河中鄭元澤潞都士美以厚幣召皆不  
應居貧咬豆腐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  
實舉劾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吾同里素聞其賢願  
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  
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

書門下事章事皇甫鏘張宿皆以幸進宿出使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奸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稱之自是左遷而貫之所厚善者韋顓李正辭韋處厚輩皆清正以鉤黨去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君未行卒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貫之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家無羨財

論曰皇甫湜為裴度撰寺碑曰今碑三千字字三繖何遇我薄耶柳公權以書名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脫遺既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姑笑而不詰然裴晉公止目湜之語為不羈穆宗尤喜公權能以筆諫是二子未可指為黷貨者且人子嚴親持繖以請銘無傷取子之義貫之辭餽如此之峻是亦君子之過乎庶者觀其處己不肯自售於人立朝尤慎名器非稟性清介孰能為之

###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匿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斤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

秦定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  
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  
國以太子太保致仕

### 錢徽

錢徽字蔚章中進士第累官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  
人憲宗嘗稱其長者後以忤宰相段文昌誣以事貶江  
州刺史郡例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  
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  
尚書左丞後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徽曾任太  
子右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  
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

### 望

論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奚必為有位者言之耶或告徽  
非當路可受無嫌乃曰取之在義不在官茲言可以附  
聖人之經也觀其中書舍人時憲宗方某無名貢獻而  
至者不甚却徽能肯諫能之在江州以牛田錢代貧民租  
入不狗故事自給飲宴之奉原其用心如此豈但脩身  
以明汙者哉

###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澄後也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邊  
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  
鐵景讓詰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



郎商華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飭諸子始貧乏  
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  
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  
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  
我方有事未及行蓋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  
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筮救已起欣欣如初  
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歎息衆譴召景讓廷責  
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  
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  
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後拜西川節  
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忘素儲不為諸子謀耶

景讓笈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  
分司卒年七十二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  
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斫其騙石馬元和後大  
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  
者號樂和李公云  
論曰崔元暉母盧李景遜母鄭咸能戒救其子保初終  
之節是則二子之清皆其母之烈也

###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竒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  
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證肅宿  
州刺史直臣坐賕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

臣有~~中~~勝~~錢~~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  
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  
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  
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  
收資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  
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  
謬知人繇是遂以相歷事四朝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簡  
論曰僧孺與李宗閔植黨排擊所憎權震天下起搢紳  
之禍四十餘年史官目之盜儒顧何足道哉然始能却  
韓公武餉錢致位宰相今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

見貪墨之事如僧孺輩猶知耻而不為足不可為也

盧鈞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章宋申  
錫獄知名後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  
爭先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潔歷位將相所居官  
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其  
沒也家無贏財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謚曰  
元

論曰宋申錫承帝旨鉅宦官不幸謀泄反陷於獄鈞乃  
能雪其冤然則鈞之大節乃東漢李固楊震陳蕃李膺  
之流歟有~~於~~清議多矣

廉吏傳卷之下

廉吏傳後序

唐至開元天寶之際誅殺賊吏多矣今年春日某縣令  
 坐賊殺某處明年書曰某郡太守坐賊決死某地其他  
 屏廢終身又不可勝數夫苟賤不廉士夫有之孔子不  
 欲斥言止曰簞簋不飾而已今乃誅殺流竄之不恤豈  
 不以禮義廉恥掃地幾盡不如是不足以懲之耶邇者  
 姦臣當路群枉並進官以賄殺冗濫多門有如前日之  
 詔旨矣愚聞之漢制賊吏禁錮子孫三世不得入仕今  
 若嚴賊吏之法願以此為獻宣和乙巳歲七月朔日成  
 都費樞序

廉吏傳後

廉吏傳



粵無鉞其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古無廉吏天所謂無  
者非真無也夫人而能為也後世禮義之俗微庶恥之  
風墜一行作吏不奪不饜石門之泉充腹不足合浦之  
珍避地無所有庶吏者傑然出於其時天下之人莫不  
心悅誠服望之若神人然此傳記所以特書屢書而吾  
友道樞集傳所由作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道  
樞方彈冠筮仕未得位以行而疾世憂國激濁揚清之  
志已惓惓見於閉戶隱几對黃卷偶古人之時又其采  
經摭傳論議去取舉當於誼如載公孫弘而不沒其忌  
害之實載牛僧孺而不舍其朋黨之罪有助史官賞罰  
又以見其所學云宣和乙巳歲七

朝晦日知彭州軍州  
事成都何邦基題